



故事会

2

編 者 的 話

《故事會》第一輯出版以後，得到了廣大故事員和工农讀者的歡迎，這對於我們是鼓勵，也是鞭策。

現在，第二輯又同大家見面了。這一輯還是五則故事，幾乎全部適合在农村講述，有的也適合于城市。《紅色宣傳員》歌頌了朝鮮农村姑娘李善子熱愛农村、熱愛共產主義、團結群眾共同前進的英雄形象。《一把鐮刀》反映了當前农村的階級鬥爭。《老金送糧》表現了人民群眾跟紅軍的血肉聯系，可以激發人們對革命的熱愛，幫助人們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這三者之間的關係。《金翠寶血淚史》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改編的；主人公在旧社會受到地主、資本家、帝國主義的摧殘、壓迫，真是令人發指，這對旧社會是一個有力的控訴，正好跟幸福的新社會形成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可以配合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黑虎岡》是一則革命鬥爭故事，描寫紅軍偵察隊長和地下聯絡員如何掩護女交通員，把一份重要的文件送到目的地，反映了當時紅軍反“圍攻”鬥爭的艱苦性和複雜性。這些故事有的根據小說或劇本改編，有的根據曲

艺或报告文学改編；有的虽然根据报告文学，但是在編写过程中进行了多次訪問和多方面收集材料，具有更多的創作成分。

这五則故事，短的在二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讲完，这比第一輯有所改进。比較长的故事也大都按情节分段，故事員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分段讲述。另外，收在这一輯的故事，原来都在上海地区讲述，因而夹用了上海地区的方言；各地故事員讲述时，可适当改为当地流行的語言。

近几个月以来，故事活动受到了多方面的重視，各地故事活动也有了新的发展，故事員的队伍正在不断地加强和扩大。这支宣传战綫上的輕騎兵，将更有力地發揮它应有的作用。我們能够为故事活动做一些工作，感到十分高兴，但是也深切地感到責任重大，而水平有限，經驗不足，不能适应形势的要求，希望各方面的同志多多給予批評指正。我們还希望各地故事員把讲述这些故事的情况以及群众的反映写信告訴我們。

故

事

会

第
二
輯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編者的話	1
紅色宣傳員	毛學鏞改編 龔昌平整理 1
附記	龔昌平 27
一把鐮刀	張新泉口述 曹聯基整理 29
附記	曹聯基 39
老金送糧	辛 尼改編 40
附記	辛 尼 55
金翠寶血淚史	孫 炳 華口述 王聖學、閔建文整理 57
附記	閔建文 74
黑虎岡	陳佐輝改編 沈之清整理 76
附記	沈之清 90

封面圖 顧炳鑫 周光鈞 美術設計 周 峰





紅色宣傳員

毛學鏞 改編 龔昌平 整理

今天，我不講山，不講水；不講天，不講地；講一個農村女宣傳員怎樣耐心幫助落后農民轉變過來，共同搞好生產，建設社會主義；故事的題目叫《紅色宣傳員》。這個故事說遠嘛，蠻遠，出在我們的兄弟國家——朝鮮；說近嘛，真近，講的都是農村裏面的事情，我們都很熟悉。

一、為啥生產搞不好？

這位農村女宣傳員姓李，叫李善子；是一個廿一歲的姑娘，貧農出身，朝鮮勞動黨（就是共產黨）黨員；在朝鮮首都平壤近郊勝湖區一個農業合作社擔任第八作業班的

宣傳員，又是民青的支部書記。作業班是朝鮮農業社的基層生產單位，大致相等於我們的生產隊；民青大致相等於我們的共產主義青年團，民青的支部書記就是我們的團支部書記。李善子，中等身材；面孔長里帶圓，紅敦敦；梳一條大辮子，烏光閃亮。因為她勞動積極，辦事公正，待人熱情，立場堅定，所以只要提起李善子，許多社員就會大拇指一翹說：“好！是個好姑娘！”但是，李善子自己一點也不驕傲。她只覺得自己工作做得很不夠，尤其是去年班里的生產沒有搞好，自己要更加努力工作，才能符合黨的要求。

現在是一九六〇年的春天。今天一早，李善子穿一套白短衫黑裙子，到田里去出工。她踏出大門，看見一個人從對面跑了過來，手里拎了一隻籃子，籃里放了一隻油瓶，看得出是上街去的。這個人也姓李，叫李福善，是個寡婦，年紀已經四十開外，丈夫、兒子、女兒都在美帝國主義侵略朝鮮的時候，被美國鬼子的炸彈炸死了，因此，她的脾氣變得很孤僻，做啥事情總是不起勁。她是做小生意的出身，思想上有些毛病，加上家里只有她孤身一個人，家務倒不少，所以不大出工。別人還不能批評她，一批評她就雙腳直跳，瞪起眼睛給你一個不買賬。善子看見她走過來，馬上招呼：“大嬸，到哪里去？”人家出工，自己上街，福善嬸究竟有點不好意思，說：“噢，善子是你呀！我上街買點醬油。”買醬油？善子想，我昨天剛送了一點醬油給

她，怎么今天一早就沒有了？善子劝她：“大嬸，酱油不够我家里还有，停一会我再給您送去。现在还是出工要紧。”福善嬸最不喜欢人家喊她出工，现在善子又来了，就把話頂上去：“你有是你有，我犯不着落一个占人便宜的名声。沒有吃了就要去买！”“大嬸，都是一个社里的，一点点酱油哪里算得上占便宜！大家多出工，田里粮食长多了，大家好。”福善嬸眼睛一横：“长多了，分到手也不过是老鼠尾巴一点点。出工，出工，两手空空。你还是少管閑事！”扭轉屁股“登登……”朝街上走。

善子心里有点怨，噢，我好意劝劝她，她倒叫我少管閑事！不过不要跟她計較，就朝田里跑。善子一到田里，田里熱鬧起来了，社員們一面做一面談。善子說：“我們要照着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多出工，多施肥，班里保証能够丰收，还可以爭取做一个‘千里馬作业班’。”这个社員說：“对啊，是要多出工，多施肥。”那个社員說：“是啊，做一个‘千里馬作业班’多光彩，各人分得又多！”大家蛮高兴。啥叫“千里馬作业班”呢？在朝鮮，也有一条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叫“千里馬运动”，就是要快馬加鞭，使社会主义建設能够一日千里地朝前发展。凡是在农村生产成績很好，够得上“千里馬运动”要求的，就可以叫“千里馬作业班”，很光荣。所以李善子一提起爭取“千里馬作业班”，大家蛮高兴。这个时候，田里有一个老头却不高兴，岔出来說：“啥个作业班不作业班！反正是越做越

穷！”善子說：“大叔，事在人为嘛，大家拿出劲来不就好了？”“你少跟我来这一套，粮食要田里长的，光靠嘴巴就行了？”

这个老头是啥人？姓崔，叫崔鎮午。是善子班里的一把种田老手，啥生活都拿得起来。但是，他脑子里有一把“小算盘”，一天到晚“的里篤”，“的里篤”，算他个人的小賬，不算集体的大賬。別人算大賬，“鍋里有碗里才有”，只有集体生产搞好了，自己的生活才会提高，所以出工有劲。崔老头的賬就不是这样算，吃飯人少好，社里就是多打了一点粮食，分到自己头上能有几粒？况且卖力也分，不卖力也分，我何苦用那牛力气做傻事！去年班里生产沒有搞好，今年別的地方一戶都分到七八千斤粮食，外加一千几百块现款，崔老头班里却分不出啥，家里空蕩蕩的。崔老头不从自己身上寻病根子，只觉得大家的事沒有搞头。他的儿子叫崔官弼，是民青盟員，中学毕业以后就回乡参加生产。他思想上有点毛病，总觉得工厂比农村好，一心想进工厂，将来当个把工程师多少有风头！所以一直不安心农业生产，参加劳动很勉强。他跟邻区許家的英爱姑娘是同学，感情很好，本来准备今年年底結婚。昨天，英爱娘到崔家来走亲家，一看，今年自己分得蛮多，八十只袋袋八千斤粮食堆在家里象座小山，怎么崔家的粮食只有墙脚边一点点？这样，好水怎么可以淌到这里来？啥人家的姑娘肯做这里的媳妇？不行！別轉身体

就跑，准备退婚。崔老头气啊！儿子崔官弼心里也很难过，更加不安心劳动。现在，崔老头一肚子的气就都朝善子身上冲。

福善孀、崔老头火气这样大，生产不积极，固然是他们思想上有毛病，但是，班里去年生产不好，也的确对他们的情绪有影响。这个农业社在解放初期还是一个苦地方，土质不好，干旱得连草都不肯长，鸟飞过也不肯下来。近几年来好多了，有水庫，有拖拉机，还改良了土质，但是生产还是赶不上人家。啥道理？这里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调动起来，干部作风也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坚决贯彻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首相亲自倡导的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是一个地名，青山里精神就是坚决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最大限度地发现所有群众好的一面，不断地鼓舞并耐心地帮助他们克服坏的一面；只有把人的工作做好了，其他的工作才能做好。金日成首相还指示：“每个干部，必须知道每个社员的家有多少个汤匙。”这就是说，干部应该对每一个社员的思想、劳动、生活了解得非常深入，桩桩事情心里有数有目，然后根据各人的特点进行工作。这就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今天，善子姑娘一早上受福善孀的气，在田里又受崔老头的气，心里蛮懊恼。唉，人怕落后，地怕缺肥，他们能转变过来吗？他们不转变，怎么当得上“千里马作业班”

呢？第八作业班的党委员长，大致相等于我们生产队的党支部书记，姓安，叫安炳勋，他晓得善子的心事，就说：“善子啊！不要难过，做人的工作本来就不容易。说实在话，我们跟福善孀、崔镇午他们还是人心隔肚皮的，不了解他们的心事。光叫他们干呀，干呀！当然要碰壁。人，只要不是敌人，不是存心跟我们作对，都是可以改造的。”“那应该怎么办呢？”“要他们拿出心来生产，我们就得先把自己的心交给他们，关心他们，了解他们，摸清楚他们心里的疙瘩在哪里？困难在哪里？然后啥个钥匙开啥个锁。”“对，对，安炳勋同志。”“善子同志，地主虽然给我们打倒了，但是旧思想还存在，要帮助大家把这些旧思想从头脑里清除干净，你这个宣传员的責任实在不轻啊！”“是的。”“做人的工作，不象吃饭那么简单，做几遍不行就被难住了，那不是我们劳动党员做的事啊！一遍不行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一千遍……直到他觉悟过来为止。明白吗？”对啊！这就是青山里精神！我也学习过，不过因为领会不深，刚刚碰了几个钉子心里就难过。其实，福善孀我了解她吗？关心她吗？镇午大叔他心里的疙瘩我摸准了吗？就这样闭着眼睛瞎闖，怎么行呢？

二、福善孀的疙瘩

第二天，善子跟党支部一研究，福善孀一家人被美国鬼子的飞机炸死，遭遇很悲惨；独自一个人又有不少家务

要做，忙不过来，出工少，有人批評她，她心里就别扭，难过。心不热眼不亮，怎么提得起精神来？这样吧，她家里土墙上、窗門上的紙都破了，又难看，又透风，垃圾也堆了不少，她一个人实在搞不了，先去給她房子上糊糊紙，清除清除垃圾吧。朝鮮农村的房子，有的是木架子，打土墙，里面墙上、窗子上都糊上紙。善子把这个主意对民青盟員們一說，决定当天晚上大家都去。

当天夜里，善子姑娘吃过晚飯，就和民青的盟員們拿了紙、浆糊、扫帚、畚箕到福善嬭家里去，就是崔老头的儿子崔官弼沒有去。善子一到，只看见福善嬭端了一脚盆衣服跑过来，象是到村河那边去洗衣裳的，不过面孔鉄板，眼眶里还有眼泪。善子赶紧上去招呼：“大嬭，洗衣裳？我們来替大嬭……”話还没有說完，福善嬭就眼睛一瞪，眼泪快要落下来了，說：“你們来做啥？班长一个人还不够，你們也一道来欺負我？”“不，大嬭……”“啥个大嬭？你們要整我就整好了，我反正是个死了也沒有人管的人！”一边說，一边哭，自管自地走了，根本不让善子接口。善子走近福善嬭門口，看见立好一个人，背了一捆柴，满头大汗，面孔气鼓鼓的，还在那里生气。啥人？第八作业班的班长林致旭。善子晓得班长是来送柴給福善嬭的，看样子跟福善嬭又鬧僵了，所以福善嬭哭，班长生气。班长看见善子来了，蛮好，就把柴卸下来朝地上一放，对善子說：“善子，你看，把柴送給她，她又不要了，反而火冒三丈

高，轉身就跑。这样迁就她还得了！”“噢，班长，再寻福善嫱好好地說說，她心里有气，恐怕还不明白你的意思哩！”“不，善子，我去还是要看她的面孔，你去吧！”說完，掉过头就走了。

班长和福善嫱为点啥鬧得这样僵？为了一捆柴。班长也是劳动党员，工作認真負責，一心要想把班里的生产搞好，就是性子急躁，不讲究方式方法。昨天班里分柴火，班次要“按劳分配”，福善嫱出工少，柴火沒有分給她。福善嫱去問班长，班长說：“問你自己嘛！出工手短，分柴倒手长了！”福善嫱又哭又喊：“我一个寡妇，无儿无女的，你們就把我朝脚底下踏呀！好啊！随你們的便吧，我是天生叫人討厭的了！”班长沒有理她。

安炳勛批評班长說：“这样不行啊！”班长說：“党的政策是按劳分配嘛，她不好好劳动，分給她不是犯平均主义了？”“‘按劳分配’是对的，但是她孤身一个人，沒有柴火怎么烧得热鍋呢？象她那样少儿缺女的，要多体贴她。她高兴了，自然会好好生产。”“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你亲自走一趟，把柴火給她送去？”“这……好，我送去。”所以今天班长把柴火送来。

福善嫱看见班长送柴火来，也有点高兴，究竟社里还有我一份。但是，她的性情太孤僻，又觉得爭来的东西不“香”了，就說：“我不要，你拿回去！”班长解释：“大嫱，您还是收下来吧！不要生气。”“早先你說我出工少，不好

分，现在为啥又拿来了？我出工手短，现在拿柴火的手也不长，我不要！”班长心里的火朝上直冒，硬把它压下去说：“不要别扭了。您出工少总是实在的，现在把柴火送上門来了，还要怎么样呢？收吧，收下来吧！”说完，背了柴火要朝屋里跑。福善孀两只手一拦：“不，我就是不要嘛！”班长火啊！背回去又不好，只好在門口立定。福善孀也不再說啥，端起脚盆跑了。善子姑娘一来，班长晓得她耐心，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了善子。

善子把柴火朝旁边一放，也不去寻福善孀，带了民青盟員就进福善孀屋里，点灯动起手来，打扫的打扫，糊紙的糊紙。民青盟員手脚蛮快，一堆一堆垃圾舂出来，一张一张紙头贴上去。里面有一个男青年姓金，叫金凤煥，这个时候朝門口望望，問善子：“怎么崔官弼还不来？我看他啊，就是想进工厂，将来当啥工程师，不肯在这里好好劳动！”善子說：“嗯，他或許有事。”“有啥事情？就是賴在家里不来！”“不一定吧！再等一等看。”

哎，說到官弼，官弼就来了。他并不动手打扫，跑到善子那里就开腔：“我啥地方象二流子？你說！”啥个二流子？善子不懂。“哼，一个党員在背后說人家二流子，破坏人家的婚姻！”善子越听越糊涂，赶紧問：“官弼同志，請你說明白一点，究竟是怎样一件事情？我实在不懂。我有錯誤，也請你告訴我錯在哪里？我可以改正。”“不懂？自己做的事情还不懂？我問你，你为啥写信給英爱，說我

是二流子？我們的婚事就斷送在你手里！”善子感到非常委屈，英愛姑娘跟我蠻熟，也常常通信。我寫信告訴過英愛，說官弼不安心勞動，想朝城里跑，支部幫助他，效果不大，希望英愛也幫助幫助他，就是從來沒有說過官弼是二流子的話。英愛娘那天從崔家回去要鬧退婚，我還寫信要英愛打通她娘的思想，不要同崔家鬧退婚；我們班裏會把生產搞好，跟你們一樣騎得上千里馬，決不會專門落在人家後面。我何曾破壞過他們的婚姻呢？“官弼，我沒有說過你是二流子，破壞過你們的婚姻呀！這是哪里聽來的風？”“福善孀！你托她寄信，她看過，你信上就是這樣寫的嘛！你這種人真叫人討厭！”官弼說完，就氣沖沖地走了。又是福善孀！

原來今天黃昏，官弼收工回家，路上碰到了福善孀。福善孀對善子是一肚皮不高興，叫我出工，出工；班裏不分柴火給我，還不是她在班長面前翻嘴倒舌，出了這個主意！現在看見官弼，蠻好，你有嘴我沒有嘴！對崔官弼說：“官弼，英愛姑娘怎么样了？這門親事真可惜呀！要不是有人狗捉老鼠——多管閑事，哪里會這樣？真是，姑娘家自己還沒有上轎，倒管起別人的親事來了。”崔官弼一聽，一定是有外人在破壞我和英愛姑娘的婚事，趕緊問：“啥人？啥人管閑事？”“哎呀！我這個人就是肚子里放不住一句話。不過，話已經到了嘴邊，說就說吧！你想還有啥人？還不是那個善子丫頭。”“啥！善子？”“是啊！善子

上次托我寄信，我抽出来一看，說啥官弼不肯好好劳动，象个二流子。怪不得英爱娘要退婚！毛病就出在这封信上。有这种人！”这一来崔官弼是灶膛火里塞干柴，越烧越旺，气啊！早已把民青盟帮福善孀糊墙壁的事情忘記了，草草吃过晚飯，悶坐在家里乱思乱想。官弼爹崔老头一問再問，他总是悶声不响。老头說：“怎么？又是那个丫头批評你了？这个丫头真是啥人看了都討厭！”官弼突然想起善子这个时候正在福善孀家里，就赶来质問善子。

崔官弼一走，有的民青盟員把刷子、紙头一放，不做了。啥！福善孀头上长角的，班长好意送柴来，她不要；善子对她多少好，她却反而对官弼翻舌头冤枉善子，我們帮这种人糊房子？不做了！說：“善子，算了吧，这种扎錐子也不出血的人，哪里都不要她，塞到我們班里来做啥？給社里提个意见，把她調走算了！”碰壁、挨罵、遭受冤枉，啥人受得了？但是，善子姑娘还是受下来了。她心里不是不难过，然而金日成首相的指示，安炳勛同志的話支持了她，使她坚强了起来。善子說：“同志，快不要这样。福善孀到底有沒有对官弼說过这种話，现在还不晓得，就是說过，我們也要原諒她。”“为啥？”“你想，人人都討厭她，讲她不好，她心里也很难过，怎么会不討厭別人呢？光帶領着积极分子做事，啥人办不到？但是，现在落后的人就可以留在共产主义大門外面了嗎？不，我們要同他們一起奔向共产主义！”“哎，你的話是不錯，可是福善孀簡直

是块花岗石，有啥办法！”“不！”善子說，“美国鬼子炸死了她所有的亲人，弄得她孤苦伶仃，才变成这副样子。这是美国鬼子作的孽！我們應該使她幸福，把她当成自己的亲娘一样。这样，她就会欢喜我們，感到农业社好，劳动党好。美国鬼子炸死了她的儿女，劳动党給了她許許多多的儿女。做娘的有讨厌她自己儿女的嗎？”这个时候，忽然窗外“嗚……”的有人在哭，哭得蛮伤心。善子跑出去一看，福善孀！

福善孀不是蛮硬的嗎？不是在村河边洗衣裳的嗎？怎么一会儿又立在窗外哭了呢？是的，福善孀是在河旁边，但是，她把脚盆一放，沒有洗衣裳，只是坐在地上呆想。班长走了半天，不看见善子她們过来，她蛮奇怪。等了一会，看见崔官弼气冲冲地朝她屋里跑，就跟了过去。走近篱笆旁边，看见自己屋里有人，那一定是善子她們，心里倒有点气，蹲在我屋里做啥？就立在篱笆旁边听听再說。崔官弼讲的話她都听见了，等官弼一走，她摸近窗門朝里一看，啊呀！房子里面已經換了一个样子，墙头窗門雪白雪白，角角落落干干净净。啊！她們是来帮我弄房子的呀！快完工了。福善孀听善子姑娘在說話，面孔越听越紅，心里越来越难过。我以为啥人都讨厌我，欺负我，想不到我冤枉了她，她一点也不恨我，反而要做我的亲女儿。我这是不应该的呀！想想，眼泪淌了下来。她怕见到善子她們，就側轉身体朝外面跑，可是心里越来越

感到对不住善子，实在难过，就“呜……”地哭了出来。

善子踏出房门看见是福善孀，赶紧上去：“大孀，怎么了？”福善孀没有响。善子说：“大孀，您一个人孤单单的，我们过去关心得很不够，您要原谅我们。”福善孀一听，格外感到惭愧，一面哭一面拉住善子说：“姑娘，是我对不起你啊！官弼冤枉你都是我的不好。”善子笑笑：“不要紧，大孀，还是进屋里去吧！”就把福善孀搀了进来，请她坐好，替她端茶、烧饭，竭力安慰她。福善孀的确觉得自己家里添了亲人了，有人关心她了，心里热烘烘，对善子说：“善子，你们这样待我，我实在过意不去呀！你们只要不讨厌我就好了。”“大孀，新社会嘛！啥人可以讨厌啥人呢？快不要这样想。”“噯呀！我的脾气也不好，肚里象吃了枪药，看见啥人不顺眼就朝他喷。”“大孀，您拿枪药喷啥人呢？要喷，去喷美国鬼子！我们啥人没有鬼子的一本账！”“是呀！这几年我就是糊涂，吃了亏还找不准冤家。现在我明白了。”“大孀，去年生产没有搞好，日子难过一点，但是，不要紧！只要大家齐心，骑上了千里马，日子就会好起来，鬼子的仇也一定可以报！”“好！善子，你听好，我一定要骑上千里马寻美国鬼子报这个仇！”从此，福善孀：

心情愉快精神爽，劳动积极出工忙，

决心骑上千里马，要叫鬼子永灭亡！